B
128
L83L53
V.5

LIBRARY
JUL 0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陸子學譜卷之十三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八

李成州修巳 子義山

西江志本傳

李修巳字思永豐城人父希說以學敎授鄉里修巳登乾道進士參興國軍事時陸文達公九齡分敎是州盡告以躬所操履謂當息其巳學求所未學遂與爲師友旣又事朱文公益講伊洛之學議論森嚴臨事敏決兩令寧鄉衡陽皆劇邑有政聲當路交薦將名以嘗哭故相趙汝愚入黨禁通判成

都府繼知成州竟不得名用韓侂胄當國聞其才名諷使攀附修已笑而不答有文集十卷子羲山字伯高早傳父學中嘉定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以心法論政事言爲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繇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帥漕楚俗尚鬼有妖覡譚法祖假禍福惑人羲山曰此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參用省府志

按思永始師陸文達公既又事朱文公其從事陸子則無可攷然其入門之功則固本於陸氏之傳者也虞文靖公作鶴山書院記稱其曾祖利州府君與華父先生講學同時會講者僅十有三人而思永與焉則其淵源之所及亦

已遠矣、

王進士允文

西江志本傳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進士有聲從陸子學精詣力踐。諸公爭館致之彭龜年薦於楊萬里示以近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允文引詩涼彼武王以證其誤萬里謝曰一字之師也龜年論韓侂胄死謫所嘉定更化允文袖諫章謁樓內翰鑰且以劄述本末鑰具疏繳進龜年始被卹典士論稱之有棲碧類藁

陳廣文剛

陳剛字正己建昌之歐江人早事先生與劉淳叟同學志氣甚銳先生謂淳叟正己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以

感動興起尋往金華問學於呂伯恭復有志於事功先生頗不然之嘗與君舉書謂正已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蓋君舉亦專務爲事功之學者故規之也末又云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其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先生既沒嘗以書與朱子論學大全集中有答書二首並在朱子晚年第一書首言往歲得呂東萊書蔵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末又云近來浙中怪論蠭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何如蓋亦不喜其慕用才術與先生之言正相合也第二書云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熹何足以知之又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是未嘗相見也正已官階所至無可考惟見朱子與劉德修書曾稱以廣文今姑仍之

書問

先生與陳正己書云、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遂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臥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蟛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

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眞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鶩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喜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萬正淳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興國軍大治縣人文達公子壽爲興國軍教授時郎來受學旋師事先生躬行實踐所造甚優朱子守南康時正淳偕曹立之同往問學焉極爲朱子所許可與人書屢稱之立之未久遽沒而正淳往復頗多朱子與吳茂實書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功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云云夫見得是安得不主張既覺其善又難於自屈勝心之爲害如此據朱子作立之墓表謂守南康始來謁則知正淳亦以是時往謁也

曹立之建 弟挺之廷

曹立之名建餘干人與弟廷俱學於先生立之卒朱子爲之墓表云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鵞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閒獨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巳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之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

不幸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焆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息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歿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頴悟日誦數千言少長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

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其書亦喜曰是眞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弃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

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為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裒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

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戍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數爲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按朱陸異同之釁立之墓表亦其一事然皆門人之見兩先生未嘗異也朱子與先生書謂立之墓表包顯道不以爲然而先生答書以爲亦好蓋顯道疑先期一悟等語爲譏陸學而棄百事以趨之則先生之教並不如是先生自

謂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故亦喜其語也其先與一悟等語朱子晚年蓋屢言之如跋徐來叔歸師堂詩所云發其端倪答建陽士人問學謂須先見那物事方能時習皆是此意而此時猶未知之耳此表作於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是時未辯無極意亦平和故與諸葛誠之書謂釁何由起而渙怪門人之競辯者所謂聞流言而不信也然竊意立之爲人過於狷急聞人言議先生爲禪學不能細心辨別遂舍師而他求妻敎之不從即遣之去皆於道有所未安先生之學聞風興起讀其遺書者猶知其非禪立之親炙而不能知可謂智乎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刑于寡妻然後至兄弟而御家邦妻未有不可化者孔氏三世出妻及曾子出妻皆漢儒雜記多誣而不實未可爲據

吾於立之深不取也若先生不怪其背師而歎惜其死以書相弔則誠道大德弘非後學所能及已

遺事書問

先生語錄云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嘗自讀書亦見得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讐於是盡叛某之說却奏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又云曹立之嘗致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敎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蓋亦聞朱子之論而致疑先生之學之後其初固不如此也先生答曹立之書云某駑劣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所諭趙學古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

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惑隱窒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奥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卻自昭然坦然當是時

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其第二書云、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辯、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爲之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况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已者辯、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當、期歸乎一是之地、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

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辯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辯。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辯。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已。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

矣。然區區之見以為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此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辯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可復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汩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

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乎曰所積不爲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己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爲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啟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明爲明不明爲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

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弃固有不終於猶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猶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爲有序其實失序以爲有證其實無證以爲廣大其實小狹以爲公平其實偏側將爲通儒乃爲拘儒將爲正學乃爲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號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

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材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先生與曹挺之書云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已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利進士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建昌南城縣人師事先生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慶元元年與同縣人鄧文範約禮彙國初以來建昌軍進士刻石題名寘諸郡學時先生沒已三年矣元吉乃與文範共爲書屬朱子爲之記書言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朱子作記言三復其書爲之喟然又言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所受學指先生也元吉官

階學業所至別無可攷惟見於魏鶴山所作陸持之墓誌謂盱江利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則其所造亦高矣

倪濟甫巨川

倪巨川字濟甫里居官階莫考然從學於象山精舍自是同鄉近地人濟甫與饒壽翁交好壽翁則先生羣從親黨也先生嘗與濟甫書云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爲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徹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啟門相羊東望茲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山翁先生自謂時在象山精舍也

曾宅之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一字擇之、廬陵人、初從劉子澄遊、既乃師事先生、紹熙三年、先生卒、又五年、爲慶元三年、始往見朱子、時朱子年六十八矣、朱子曰甚荷遠來、然不是時節、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身上事、進取何足議、朱子問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却無下手處、朱子言、向來見廬陵諸公問目、大槩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做一場說話、熹以前與朋友往來亦只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爲人取笑、今後須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言頃年亦嘗見陸象山

先生、朱子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咏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言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纏繞舊習、如落陷阱、卒除不得、朱子曰、陸子靜若信人點化、是多少明快、云云、按此見朱子語類記錄之言、又經數轉、自多失其本旨、先生嘗以存名其齋、極取存誠之說、何嘗謂不必存誠、惟謂持敬持字爲未安耳、目能視之說、亦訛舛、其論見傳子雲所錄、言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聽、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並非如祖道所述也、蓋耳自聰、目自明、就本體

言所謂形色天性萬物皆備於我也自立就用功言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先生之言悉本孟子所謂在我全無杜撰者也及門之士多能恪守而不遷於異說惟曹立之與曾宅之輩中無所得故見異而遷耳然楊慈湖傅子淵包顯道等以議論過高而累其師說立之宅之等又以識見過卑而失其師說宜朱子聞而疑之以爲近禪而不知其師說固不如是也先生與宅之第一書已有述某之言多失其實之語則其告朱子也無怪其所述之失旨矣今錄二書於後

先生與曾宅之書云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檟之之訃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

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霪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感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感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言語爲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已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攷差有據依若據此爲辯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眞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内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以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絶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

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淡。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

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先生答曾宅之第二書云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率
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稿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
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舊朋講貫不敢泛爲之說大抵有
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
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
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
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
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
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
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
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
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爲易曉毋恃其爲已曉則久久當有實

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日力耗其精神而無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李伯敏敏求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師事先生最久自錄先生語爲一卷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

陶靖節箇中三歎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蓋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讀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博學在

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的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

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已所以自

昭其明德已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說得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已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

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别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休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

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是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存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眞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伯敏又嘗以書問學於朱子朱子集中有答李好古書云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

益於學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好古得書遂終身守先生之教不復名他師云伯敏官階里居並未詳

毛剛伯必強

毛必強字剛伯結屋象山從先生問學深得先生教人之意又能推究先生與朱子所以啟異同之爭者皆由兩家門人傳說之譌而非實有所異也先生年譜記剛伯之說至爲詳明允當其言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菴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

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旣歎

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子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剛伯里居官階亦無可考然觀其所論造詣甚深亦高第弟子也

朱忠甫元瑜

朱元瑜字忠甫臨川人初名伯虎淳熙十四年丁未春先生至郡城訪湯倉使思謙忠甫始從學

先生有朱氏子更名字說云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闉後生學子來從予游者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啟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敎

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背若負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則瑕者瑜也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遽能盡免於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爲元瑜也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月而後東還吾盧朱子又篋書旅於吾盧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張季悅衎

張衍、字季悅。官階里居未詳。或曰南城人。事先生最久。性質剛毅。排斥異端。疾惡如仇。先生嘗勸其開導異已者。不必嫉之。而季悅防衛不少假。蓋門牆之禦侮也。先生既沒。首收集遺文刻之、在三之誼甚篤。今附先生答書二首於後。

先生答季悅第一書云。盛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怠而登車輒霽。獨乖至而值雨。至此踰四日矣。白雲繾綣。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王田中。縹緲呈露數峯。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盛僕來取。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爲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諭。宜不逊。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

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然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鄉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

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絕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其第二書云承諭新功但覺健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爲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讐方敵國苟以不爲所搖爲吾效驗恐未可也

宋秀才復

宋復字無悔臨川人先生與嚴泰伯書云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又云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息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巳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滚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

耳眞不狥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

吳文正公澄作臨川逸士于君汝玉妻張氏墓誌云張氏文安陸子門人宋先生復之外孫也文正以先生稱無悔則無悔德業所就見稱於鄉閭也亦重矣

鄧文苑遠

鄧遠字文苑南城人文範之羣從壯年志於遠遊求先生一言往中都蓋未忘利達之見也先生贈以言曰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

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兔罝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咸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文苑因受業於門不復爲漫遊云

張誠子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信州貴溪人世居龍虎山高祖嗣宗賜號虛白先生父琬字禹錫應舉不利宣和閒應募破方臘補進義副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獬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轉校尉從使金轉承信郎所志不就歸休教子鄉俗一新誠子其

第四子也從學於先生先生嘗有答書云泰之出所惠書字知書劍已東躊躇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爲子不滿傳聞鑠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於其明不於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倀倀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爲之多在於廹切糾急以此爲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猶忿潛爲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先生嘗爲誠子誌其父墓文見集中誠子母周氏先生表姊也

毛元善

毛元善建昌南城人名未詳或云名文炳即紹熙元年庚戌

科中進士者也元善工爲文試不售以文謁於先生言將遊學以成名先生爲序以訓之元善大悟止不遊終身受業蓋與鄧文苑同一轍者也先生嘗作送毛元善序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温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塲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縋甕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

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耻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向大槩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貧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軀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符舜功敘

符敘，字舜功，建昌人。師事先生甚久。始見時頗好爲高論，先

生答書箴之云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府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聞未以爲然及曾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修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其第二書云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爲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緊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見喻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

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心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待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符復仲初

符初字復仲似是舜功羣從兄弟同事先生故集中答二符簡相連又俱往問學於朱子朱子集中答書亦相連也先生答復仲書云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狥情縱

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復仲以書問學於朱子朱子答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黄達材枏　弟康年椿　彥文棐

黄枏字達材建昌南豐人父文晟博學高隱長先生二歲而問學於先生若事嚴父師書問往復終身不倦故達材與弟椿字康年棐字彥文者並師事先生其父之卒三子者乞先生文誌其墓今先生集中有所爲黄公墓誌銘云南豐黄世成少事塲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繙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仙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志頗脫

以出服日懃石僊與世成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竪不可奪世永益奇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成世成推與弟澤再及之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不及則推巳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爲橫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絕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捄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至詳粹然其容愻然其中剸煩若易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爲文操筆立成藻思贍蔚統紀不紊

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沉涵細繹頗復論著訂其眞僞然不自以爲是也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學絕道喪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戚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歉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甚亡也其子來請銘以世戚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況請之勤耶世戚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儕左廸功郎處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楫先四年卒次曰柟曰槐曰椿曰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燾勳女一人世戚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己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月己酉葬於石僊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於其身匪

爵之尊於其仁無其責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嗚呼壺隱豈其隱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壺隱服膺先生之教心悟力行嘗得李延平授朱子講說喜其所見相合抄而藏之後達材以示朱子令朱子集中有跋黃壺隱所藏師說盱江黃構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册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愀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慵惰不能拳拳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趣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淺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

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先生嘗與黃康年書云。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
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
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豈
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
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先生答黃彥文書云。寵示感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逢時
後生所及。淡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
然有如着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蘊藉中參驗。
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俠誦。屈子覽冀州兮有
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按先生

嘉許彥文如此又厚相期望則彥文材質亦非凡近者矣或謂耆德益壯云云恐別是一老成人非黃棐也

吳雲錦紹古

吳紹古饒州安仁縣石痕里人雲錦山名其所居宅在山下因以爲號紹古早學於先生嘗從先生遨遊浙江旣歸作書室先生名其堂曰經德又爲作經德堂記其言曰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敎皐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

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竄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齕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唾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廪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況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與皇極

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抹橫流不隄天常民彝所不可泯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蜮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櫝存珠亡轉爲藻繢邪釋繆解正漫眞渝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猾狂之士方不勝憤悶矛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爲且吾以聳觀聽然如孫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當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贄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暨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邁於知德

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爲口實者其果眞爲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蘄病周孔躪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爲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爲其

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致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辯而謹思之

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雲錦子孫世守陸子之教學行高於鄉閭李仲公先生集中有跋石痕吳氏經德堂詩卷後云吳子踵吾門而來曰先大父嘗從陸先生漸歸而作經德堂日讀書堂上先生用嘉乃志遂記之邦之前聞人咸詠歌之凡若干卷小子大懼泯墜賴與子姻親也朋友之義盍有以語我余曰嗟乎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吾於子有感矣吾不幸生最后不逮識而大父然子髫亂時嘗逮識而父叔容雖未解事亦意其爲賢者也今

而又清抗刻厲於學且而諸子亦皆淳篤趨向不汚信爾前人之教行於家行者厥惟演且遠矣鄉之先輩亦有以詩書立門戶教其子孫俾克光紹及其死也曾不移時裂其筐篚粥其編籍或流而藝焉或背而胥焉或落而皂隸奔走焉殆有甚乎此者吾不忍悉數也或已身而遂斬或一傳而遂斬至於再則亦鮮聞矣豈有好修而未艾若爾祖之子之孫之曾孫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斥土宇殖貨利以貽厥後而爾祖則獨以此而爾後人又兢兢業業惟恐弗克負荷亦獨以此眞可謂得所輕重取舍矣嗚呼其流風餘澤又豈止乎如此而已哉或者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余曰不然子之談乎天者舉一而廢百也吾嘗謂天人相與之際其間不能以髮人其不天乎天其不人乎故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今於爾吳氏之子之孫尤信

陸子學譜卷之十四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麗　嶼校

弟子九

邵中孚

邵中孚、里居官階俱無考、師事先生甚篤。嘗以書自述所學。先生荅書勉之云、承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井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

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何時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勉旃以進貴業

按先生答中孚此書尚有後一半已見第三卷

張行已

張行已官階里居亦無考或云即象山之山主也師事先生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之堂曰明德見先生五十歲年譜

劉敬夫劉定夫

劉敬夫名思忠建昌南豐人淳熙八年進士仕至瑞州通判

與弟定夫並師事先生。亦俱往問學於朱子、先生五十歲年
譜云、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菴、晦菴令其精細考索、復見
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
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枘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
注不可盡信。或是緯語。或是莽制。傳季曾保社中議此甚明。
可一往見之。於是敬夫往問於季曾、云定夫亦嘗與朱子論
學、不甚相合、先生答朱子書云、劉定夫氣稟倔强、恣睢朋儕
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
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
不相當。强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惟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
矣。先生答胡無相書云、定夫約早晚登山、蓋定夫師事先生、
亦結屋於象山也、性好為詩、積成卷軸、先生甚許可之、嘗題

其詩軸云、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一日先生感歎時俗汩沒、未有能自達者、因歌定夫所爲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妍。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爲者。惟有雲臺山巋然。

先生嘗有語云、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來却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

先生又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顯道謂晦翁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張少石

張鎭、字少石、建昌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十四年、從先生講學。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齋名曰珮玉、以其下澗水清琤可聽也。又題其所居小室曰封菴、

張伯強

張伯強、里居官階、無可考、或云。亦象山山主行巳之羣從也、淳熙十四年、結屋於象山之上、從先生問學。象山精舍正廳事、曰養正堂、左爲居仁齋、右爲由義齋、伯強讀書其中、又自爲退休之室、在林壑幽處、與行巳同居、先生題其額曰儲雲、

周伯熊

周伯熊、南城人、字伯熊、以字行、中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成進士、七月。至家。問道者日盛。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仙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周孚先

周孚先、里居官階無考、止見先生五十歲年譜、蓋結屋於象山之上而從學者也。先生題其所居曰志道云、

桂德輝昭然

桂昭然、字德輝、信州貴溪人、師事先生最蚤。乾道八年、先生既成進士、歸家需次、德輝即來從學、先生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云、按德輝後登慶元五年進士、其歷官所至未詳、桂店即今之鷹潭、距貴溪縣四十里、桂氏之族至今猶稱盛、衣冠文學相望不絕、

周元忠良

周良、字元忠、建昌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早從先生問學。所

至必侍行嘗在臨安與楊敬仲簡胥必先訓同侍先生溪西湖元忠與必先奕棋敬仲為長句二章以紀其事詩今見慈湖遺書又與羅春伯點厚善嘗應其招暫辭函丈以書來問學言疑者滿腹皆未得吐先生荅書云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又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也而後解也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寖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

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概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元忠得書旋歸就學淳熙十四年先生既得貴溪之應天山精舍改山名象山授徒其間四方聞風而至嘗不下數百人元忠亦結廬其上先生嘗以事歸金谿未至元忠作書請先生登山并請示期先生答之云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緒經其間以俟王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爲霽日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戍此盛集云

黃日新

黃日新、里居官階未詳、或云金谿人、先生與書云與同舉送、則先生鄉舉同年也先生無意應舉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歲以李侍郎浩勸駕始以周禮應試舉第四人、十月丁母憂未赴禮部試、又十年至乾道七年辛卯歲復以易經與鄉舉明年成進士、日新與先生同舉未知是壬午、抑係辛卯也、先生與書規勸甚至、必可與進道者、今附先生與日新書於後、云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

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劉伯協恭　弟伯文

劉恭字伯協建昌南城人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嘗仕爲浙江瑞安宰歷官階至中順大夫早從先生爲學淳熙十六年己酉歲侍先生遊翠雲寺寺在金谿雲林山蓋三十六峰最勝處也先生題寺壁紀同遊之勝言劉伯協戒予朝餐又云伯協誇翠雲泉石不減廬阜云先生嘗作書與江西帥及倉漕諸使極言郡邑官吏貪殘之害伯協以書規勸謂其人家世貴盛不必逢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恐於名分未安先生以書答之云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

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閒之語正爲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爲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爲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輙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爲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倘不以斯言爲罪敢傾倒以畢其說伯恊得書謂先生言固是然道大何所不容先生又答書云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辨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爲道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

務不知類也。

伯恊爲瑞安宰時、與陳君舉徐子宜蔡行之等交好、嘗載酒遊趙氏園亭、與君舉叔靜道甫子宜行之同集、小雨新霽、君舉有詩云、上巳所餘春有幾、不堪春雨付春愁、君能載酒知誰似、我欲看花不自由、倚岸小舟謀未定、隔林斜日故相投、莓苔踏遍篝燈去、收拾殘紅插滿頭、君舉又有奉陪王德修登觀潮閣、兼呈邑宰劉伯恊詩云、觀潮閣在東溟上、有客來登自華陽、不道雪山通老柏、却看朝日上扶桑、勝遊氣合南三郡、原注云荊揚益也劉江西人 妙畫家傳晉二王、後會不知誰與繼、爾江吾海永相望、二詩今見止齋集中、

劉伯文名與官階俱未詳、或云伯恊羣從兄弟、同學於先生者也、先生三十四歲年譜記朱齊道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

人者大概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陳正已劉伯文皆不為文字云云然則伯文蓋從學於陸子之家者也

黃循中　李舜輔附

黃循中里居官階未詳或云臨川人即紹熙元年進士名若訥者也先生集有與循中書云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荊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俟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宦壤閒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賊人之形而不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弟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循中嘗與朱子門

人江德功論學述所論質之先生先生答書云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繆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爲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也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桉舜輔姓李莫知其里居官階蓋先生門人多至數千人固不能盡傳也

陶贊仲

陶贊仲里居官階未詳或云南城人即慶元五年進士陶述或云嘉泰二年進士陶述堯也嘗從學於先生踐履篤實先生既之荆門贊仲聞晦翁因無極之辨與先生牴牾以書請問其故先生答書言太極圖說其學出於老氏并示以辨論

之由贊仲因索先生三書及晦翁來書先生又以書答之贊仲好象數之學先生以爲非身心所急故書中併及焉今附先生答贊仲二書於後

先生與贊仲第一書云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於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然自是又無大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之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

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辯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楪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

以排異說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章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禮智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爲尊爲貴爲上爲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爲卑爲賤爲下爲後古人右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秘其

說以增其價眞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爲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户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譎妄之情大概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其第二書云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没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

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眞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謬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爲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儘勝誑妄之人。餘見第二卷

許昌朝

許昌朝、名未詳、里居官階無可考、惟先生翠雲題壁、稱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寓許昌朝家、明日之遊昌朝與焉、按翠雲寺、在雲林山、昌朝家其地、則金谿人也、先生嘗云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

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畧畧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按先生門人有許中應又有許昌朝並嘗爲教授中應已見前或云昌朝即臨川開禧元年進士名之選者曾任南雄教授時金谿多由臨川籍中式如先生與文達公中進士江西通志選舉表並注曰臨川人蓋亦以臨川籍中式者也

劉進士造

劉造字深父建昌南城人慶元二年進士或云係天台劉深父嘗爲候官尹著柸水論而眞西山爲之題跋者未知孰是先生答深父書已節錄於第二卷讀書條下其餘補錄於此

云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豐宅之

豐有俊字宅之慶元府人清敏公稷之裔從學於先生甚久先生嘗答宅之書云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友之樂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況味又云使人到山間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行營雜錄載宅之偶過酒樓見小娼類故人女詰之果然因白臨安尹王宣干佐共出資厚嫁之亦有得於躬行實踐者也

諸葛誠之 兄受之

諸葛誠之名千能浙江會稽人乾道八年先生成進士歸家道經富陽誠之與孫應時石應之等俱來從學焉

先生與誠之書云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飆後曾與淳叟欵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諭唯知頓

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爲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爲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爲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辯明。又誠之所愧惕者。爲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爲復別有未足處愧惕。爲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

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程[illegible][illegible]陸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辯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辯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辯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辯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辯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辯明者也如舜禹益皐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

糊塗承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先生答誠之第二書云承喻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

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强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産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怠與敬辯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其第三書云承喻爲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功處但如此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遲疑不便着鞭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燭照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爲仁由已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其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

其鄙吝之私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邪所示書稿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謂屈於勝己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誠之篤信先生之學亦嘗與朱子往來淳熙十一年朱子作曹立之墓表論立之疑求心之學辭氣抑揚頗偏重於讀書講論包顯道等見之深不以爲然其實先生並非一於求心而不務講學者故朱子以書來問而先生答以亦好未嘗駁議而誠之恐彼此學徒競辯或啓門戶之釁致書朱子勸其不可相激朱子答書云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立之故反有

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不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云

諸葛受之誠之之兄也兄弟皆師先生受之信道之篤進學之勇頗不及其弟先生嘗答書以勉之云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爲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徒爲無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切自反灼見善非外爍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耻

自此鞭策駑蹇不敢自弃今契丈之賢乃復循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已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倘一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勿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邱元壽

邱元壽福建邵武人名未詳年齒甚長聞先生講學負笈來從執禮甚恭嚴松錄先生語中一段云邵武邱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

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卻是好人劃地難理會。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惑、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

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曾敬之

曾敬之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可考、師事先生好作文先生嘗以書戒之云爲學日進爲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徐仲誠

徐仲誠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考、疑亦金谿人、早事先生於槐堂又及事梭山先生則非遠方學者矣先生語錄、記徐仲誠請教先生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

誠答云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什麼審問個什麼明辯個什麼篤行個什麼

曾友文

曾友文名未詳少聰穎應試不售以相人術遊於士大夫家先生愛其才勉令爲學贈以言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牴牾乃獨業相人之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

之友文感先生之言發憤爲學卒爲善士云

繆文子

繆文子名未詳、里居官階無考、惟見李敏求錄先生語云、繆
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殢、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
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下做
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
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
學正坐反此耳又云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
廣濶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
一個人、豈可不爲人、却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
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

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舜常思量得臨事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得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張次房

張次房臨川人初師事文達公嘗居官有列於朝棄官歸問學於先生莫詳其名惟見嚴松年錄先生語有云臨川張次房于曆于賦歸去來辭棄官而去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曰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云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

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寖弱、先生教授極力推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寖衰、次房莫未至無飯喫否、若令諸公此舉、事勢恐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令又令去荊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着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按語錄所記、先生有荊門之命、是時王謙仲已由江西帥入爲樞密使、位已尊矣、而在朝諸公以謙仲故、欲輓次房、是次房與謙仲交好、而其官亦不卑矣、又云恨聞言晚不能謝絕、是以諸公推輓而復出也、然不可考矣

曾充之

曾充之未詳其名貫、惟包顯道錄先生語云、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又無事尚解忩今

當機對境乃不能明云云先生知其隱事則亦近地之學也

鄭學古

鄭學古名貫亦未詳惟李敏求錄先生語云先生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徃徃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

劉季蒙

劉季蒙名貫未詳先生贈序自署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則先生守荊門時來問學者也其造詣不可知觀先生序言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

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云云。豈其人天資高明。已造此境。抑初知向往。猶徘徊於岐路耶。

周康叔

周康叔名未詳。或云。先生同里人也。包顯道錄先生語云。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蓋先生教人。務求躬行。不專講論。故於來問學者。並直指其心害之病。令惕然求其本心。庶知所愧厲。而卓然有以自立也。

程敦蒙

程敦蒙名未詳。里貫亦無考。惟見先生語錄。蓋與朱季繹。楊子直同侍學於先生者也。

江泰之

江泰之名未詳、里貫亦無考、或曰金谿人、或曰貴溪人、先生語錄、載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忿窒慾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鄒邦逸 兄邦瑞

鄒邦逸、名未詳、里貫亦無考、先生年譜、載先生答鄒邦逸書、在紹熙元年、先生居象山方丈時、而書中謂偶有姪婦之喪、不得占復、又謂山間朋友雲集、不可久孤其望、是先生暫還家、而邦逸以書來問學於家者、書中云垂示晦翁問答、是嘗問學於朱子、心有所疑、而轉問於先生也、朱子續集、載答鄒邦逸書、無論學語、不知其所言云何、今錄先生答邦逸書云、專

价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太對
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爲
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爲榮背義爲辱輕重榮辱惟義
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
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
此義爲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也則善矣垂
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
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
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

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云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爲聖賢地位又如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盛价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

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爲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遽甚、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以見統紀也。郭邦瑞、邦逸之兄、名亦未詳、先生與書。謂新天子陞黜殊乖物望。欲其糾劾處華要者。蓋在光宗紹熙初年。而朱子續集。有答郭邦瑞書。謂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是邦瑞因先生之言而徑上疏也。今錄先生與邦瑞書於後云。前此辱令弟邦逸遺人臨存。復書中托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爲況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與議言之耳。未知修門之內。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

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婁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遷除未足為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大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於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又攷紹熙三年監察御史郭德麟以察事左遷德麟二字與邦瑞叶疑即其人也又攷朱子答邦瑞書稱其清名直節足為里閭光寵意邦瑞非新安即建安人矣

朱季繹

朱季繹名未詳先生與包顯道書云朱繹之歸不及作書繹之恐是季繹名則亦南城人也與李伯敏同從學於先生故屢見於伯敏所錄語中先生以其好主張已見又好辯異端

偏於講論、先生嘗謂季繹即是異端、欲救其失也。朱子與門人書亦舉先生此言、謂朱季繹亦其所指爲異端者、不知何如。蓋先生所謂異端不專指二氏、先生嘗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云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季繹多立意見、好多辯論、故以異目之、非謂其有他也。伯敏所記稱朱季繹云、不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以知人之害也。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

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伯敏又記先生語、謂先生嘗謂敏求云、人要知我之所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却無奈何。一日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為外。不為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為敵。嘵嘵騰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

他一箇敬信處

羅進士獻

羅獻、字章夫、建昌南豐人、登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早歲師事先生比登第時、先生卒已四年、不及見矣、其歷官未詳、先生勉其進學嘗與之書云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去眞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陸子學譜卷之十五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十

吳顯仲

吳顯仲、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考、然先生答顯仲書、謂包顯道歸遺此爲復、則必建昌南城人也、其第一書云屬承訪逮、蓋負笈及門者。先生語錄中一段云、顯仲問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時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

落得盡方是因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没人只用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先生與吳顯仲書云屬承訪逮深見嗜學之誠顧荒謬無以塞盛意爲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爲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爲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湊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其第二書云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妥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有甚益亦不至有謬戾也況朝夕得親炙黃丈又得與諸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但顯道歸遣此為復莫究所發言惟勉學自愛

顯仲頗留意文藝而嘗以不能工為念先生答書云得書承比來最用從事進學不替為慰來書見喻所學仍見敏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恥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為憂為恥乃是喜夸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

馮傳之

馮傳之名未詳或云即楊慈湖妹壻名象先者未知是否其官階無可考而先生答書有已遂陞秩自此進用之語則亦非徒一命也傳之敬服先生論人物不必相識但據其言論即知其心見先生答王順伯書又先生與薛象先書論舊同官傳之與焉則與先生在敕局時相問學者也其書謂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養其大端若只如此恐不濟事云云蓋期望之意甚切又嘗答傳之書言春末在郡城聞即報竊知已遂陞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爲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爲外面擾動是矣若眡眡然顧流俗

之議論則安在其爲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爲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爲大天降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傳之氣質恢乎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爲高加少爲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先生又嘗與劉志甫書亦勸其勉勵傳之蓋拳拳於傳之也

鄭文肅湜

鄭湜字溥之閩縣人列僞學禁中福州府志云乾道進士慶

元初以起居直學士草趙汝愚罷相制有扶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大怒出知本州後召入為刑部侍郎卒謚文肅

先生答鄭溥之書云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歳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月朔除一小功報復即登山為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為學本末今往一觀遊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彜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哉

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

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彜倫之敘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凜凜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封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爲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

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實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概可謂得矣如作警作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於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為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貫故原根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舉

綱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着鞭焉

先生卒於荆門年譜載江淮總領鄭湜祭文止存其畧後見任希夷伯起所爲斯菴集有代江淮總領鄭湜祭陸荆門文云嗚呼道晦難明學絕誰續人而有志命何不淑伊昔中州有來二陸奮跡江介翔鸞振鵠家庭之行世想其風賢關之美翕然景從聲實方盛長公云亡君益自振熠然有光聖去千載所傳者書君獨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外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若夫素懷尤具經濟武事兵書抵掌論議英明通達事物無細自以無前曾未用世豈不登朝惟監之貳一麾荆門僅爾小試增城浚湟爲國遠慮所懷何長所事未既顧念疇曩晤言朝夕分處江湖歲年屢易忽聞訃音悲悽慘愴王事方縻

莫匆莫徃。緬言象山無復湮滅。白雲英英。瞻望永訣。云云蓋伯起是時爲溥之幕職。故代爲此文也。伯起從學朱子。其後入叅政府。依違史氏。相業無可稱。然當陸子殁時。正其師與陸子辯無極忿爭之餘。其爲此文。乃推崇陸子如此。其至雖代作之文。意本主人。溥之之得於陸子者固深。而伯起亦可謂知足以及之矣。

趙景昭

趙景昭、名貫未詳、其兄景明、名熠、先從學於呂伯恭、尋來爲撫州守、景昭與先生爲同年進士、在臨安與先生相欵、亦有意於學者、以省兄至撫、遂來問學。鵝湖之會。景昭從行。與聞講論。深相信服。景昭官階所至無可考。其除授大理司直也、先生嘗以書勉之云、新除極爲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與

歸刑官古人所重皐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爲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未容人遽實其名然珠藏淵媚兄必有以處之矣。

張季忠

張季忠名貫未詳從事先生勇往力學爲同輩所推服先生嘗與季忠書云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檢點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

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按雖未加益之上似有脫句

葛少良

葛少良、金谿人、未詳其字、其兄名逢時、字才美、者能文章、有聲庠序、與文達公同年成進士、其父名賡、字德載、有德量而材武、過人、屢破山賊、有功於鄉黨、以子貴封宣義郎、致政、知敬禮先生、故少良與第四兄宗允並師事先生。見先生所爲

又葛致政公墓誌、

劉志甫

劉志甫名貫無考、先生答書、言其與王順伯相繼入冊府、則

文學侍從之列也、先生書辭勉勵甚切、期以成物欲其切礱馮傳之、則所造高矣今錄先生答書於後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溪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遊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禀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落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槀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為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

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禀所蒙。習尚所梏。俗論邪說所蔽。非加剖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顏子堅

顏子堅、名貫。未考、往來問學於朱陸二先生。一日棄儒服爲僧。先生絕之、嘗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既已去髮、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按子堅自棄。本不足錄。而後之妄人、如陳建輩、輒借子堅以詆先生。不知先生固已絕之。且子堅亦嘗問學於朱子。其答子堅書現存大全集中。豈亦足累朱子耶。故存其人而辯之如此。子堅既爲僧、猶以書來講學、先生答之云、向在八石時、嘗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用節級諸人推轂。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嘅然。乃知

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蓋先生辭婉而責之深終望其改過而反歸於正也

李季遠

李季遠名貫未詳止見於先生答包詳道書云近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

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就虛說之病。按先生此書季遠與詳道講論往復則季遠亦南城人與包氏兄弟同來侍學者也。

廖幼卿 兄懋卿

廖幼卿名未詳與兄懋卿並師事先生其里居官階無考然觀先生答幼卿書謂懋卿與傅仲昭相聚疑二廖亦南城人也今附先生答幼卿書於後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爲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爲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

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巳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不足爲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慉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廹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

李伯誠

李伯誠名貫未詳或云慶元人也與楊袁沈舒四君子同事先生慈湖遺書有代李伯誠祭先生文云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桎梏清明光大到於今日用云爲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時今既襄奉既禫祥矣茲敢敬致三牲之禮于文安公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觀此文之辭、雖出慈湖代作、然伯誠受教亦已深。而所造亦已高矣。或又謂伯誠即先生集中所與書之省幹也、

張進士宏

張宏、字元度、臨川人、先生晚年、始來從學。中嘉定十一年進士、慈湖遺書、有贈元度序文云、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己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以有本自成全。何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念無妄而更

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爲[illegible]
過某曰有過惡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illegible]
然矣告別復求書數語以歸某索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illegible]
來意辭之不獲乃敘其畧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
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淳
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於寶山官舍按此時蓋元度初舉
於鄉如京師應省試也

陳去華

陳去華未詳其名廣東廣州人師事先生天姿甚高而年不
永先生深惜之嘗論及門之士必稱去華嚴松年錄先生語
云廣東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
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爲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

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在這裏着到某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欽夫之教故以此爲北方耳

劉德固

劉德固名貫未詳與胥必先同事先生則必金谿人也先生與胥必先第二書云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

問學。先生題其所居曰規齋、才叔因以爲號、凡先生爲諸弟子題象山結廬齋額並見淳熙十四年先生四十九歲年譜、

李德章纓

李纓、字德章、臨川人、初從學於文達公復齋先生、旋與文達公同中乾道五年己丑科進士、後乃兼事先生。西江志曾極傳云、遠近學者宗陸氏之學。自極之父滂與李德章師復齋始。二人與先生兄弟、年輩相等。而能屈己以從。首崇師道。爲里閭率先。蓋皆有識之士。卓然不囿於流俗者也。

吳君玉

吳君玉、名貫未詳、或云臨川人、即淳熙十年甲辰科進士吳琮、或云名鎰、即葉水心所薦於執政三十四人之一也。君玉至槐堂從學。乃先生三十四歲成進士後初歸家講學時。君

玉天姿高明。嚴松年記先生語云、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爲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歎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某獨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又云、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趙子新

趙子新、名貫未詳、少年從學。先生甚稱之。嚴松年錄先生語云、先生嘗稱歎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默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爲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

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童伯虞

童伯虞名貫未詳或曰南城人蓋音註柳文名宗說者之族人也幼事文達公後事先生時先生秋試未爲考官所取則從學之年在乾道元年乙酉歲之前先生答書年譜亦載於乙酉蓋從學較他門人爲最早矣書中稱其趨向不凡爲環所居數百里間所不多有又謂處其館幾半載則非同郡人即建昌人矣今附先生答伯虞書於後云某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荊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

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人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慼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

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闢足下領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爲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爲來書所先。輙布此爲復

喬德占

喬德占、名貫未詳、惟先生答書鞭策甚嚴、蓋亦有志於學而未能實用其力者也、今附先生與德占書於後云、某侍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敎以爲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爲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爲恐懼也。誠能知過知難。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騖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按先生三歲失母、二十四歲丁父憂、三十九歲丁繼母憂。此書侍下粗遺。則德占從學亦在先生早年。

胡無相

胡無相、臨川人、生而聰慧、名妙明、撫州府志云、少時遇一僧、教其面壁靜坐、遂有穎悟、能文、自號無相、名公卿多與之交、象山先生講易、一日無相亦來聽講、先生問理會得否、對曰、三畫未分、露消息、六爻纔動、錯商量、意識當時章句訓詁者、穿鑿也、先生頗許之、自是來侍學。嘗偕劉伯協許昌朝等、侍先生遊雲林山之翠雲寺、無相爲茶供、見先生題翠雲寺壁、

晚年結菴常清觀脩然自得常以書寄先生憫俗學溺意見先生答之云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欵張誠子廹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按無相早年雖從僧人爲禪學實未嘗爲僧不過如朱子問禪於妙喜耳撫州府志遂列之方外而稱之以僧誤矣如果爲僧則陸子書記豈不一語及之哉如顏子堅則斥爲非復吾人何獨畧於無相竊意過僧面壁亦不過因其名字之異而傅會之未必實有是事也

董元錫

董元錫、名貫未詳、從學於先生。又師事文達公。疑亦金谿人也、初元錫以書問學謂知已難得。又謂疾小人如仇。先生答書云、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輙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一概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

修。何至爲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爲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借於元錫者。爲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輙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譬。即陋見也。知已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爲廣大。請借元錫知已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已。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悄逢知已耳。元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以

先生語錄又有一條云、初教董元錫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

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講解論語、却反壞了。蓋元錫未忘俗見。又好議論人長短。故教以不得說閒話則漸好。而教以講論則反壞也。

倪九成

倪九成、名貫未詳、惟先生集中有答九成書。勉勵甚至。又責其精神意向無復向時從遊之意。則從學非一日矣今附錄答九成書於後、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汩沒。追念向時從遊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爲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

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没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羅網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覿我朶頤云哉人靈似當作性靈

李叔潤

李叔潤名貫未詳止見於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子宜書中又及端卿端木等皆問學於先生者亦無可考

薛公辨

薛公辨、名貫未詳、文集目錄作蔡公辨、未知孰是、集中有先生與公辨書云、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厶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爲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爲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爲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侍之。甚懶讀書。絕不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爲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安

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謂動皆乖謬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按書中之言則公辨爲先生抄錄所爲文字蓋弟子之親切者而字畫之未善必細爲指示亦大程子作字甚敬之意而推原於心靈有無省覺固非僅欲字好也

吳文學恂

吳恂金谿人宋潛溪濂作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云吳氏初自延陵而分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谿其諸孫宋含光尉邦基生恂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云云則恂之所造甚高惜其行業無可考也其六世孫東吳先生儀有大名見第十九卷

李將使雲

李雲。興國人、將家子也。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常欲率五百人、打刼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見先生四十六歲年譜